

前言

粵劇於過去一個世紀經歷了重大的改變。從演出本質上，廣東話取代了傳統官話成為粵劇的演出語言，說唱及南音等民間音樂亦漸被粵劇採納，成為演出的一部分；戲班傳統以男花旦唱腔為主，男戲班主導，女戲班的地位，自 1930 年代出現男女混合戲班後，才開始抬頭。

唱片的出現對粵劇造成相當的衝擊。四、五十年代很多粵劇劇目的舞台版本長達三小時，唱段及口白比例也不適合被灌錄成唱片，因此撰曲人會為這些劇目重新寫曲、編曲和編詞，以用作灌錄唱片，故此同一套劇往往出現「班本」，及「唱片曲」版本。此外，很多「唱片曲」甚至比原曲更受歡迎，導致戲台演員亦以「唱片曲」版本演唱。

唱片業興起亦意味著觀眾只偏重音樂，連帶粵劇中表演、身段、武戲等元素被忽略，隨著時代的更替，香港的粵劇演出逐步減少。

《洛神》開山(首演)資料

唐滌生所寫的《洛神》於 1950 年代在普慶戲院首演，由新艷陽劇團之陳錦棠(文武生；飾曹植)、芳艷芬(正印花旦；飾甄宓/宓妃/洛神)、黃千歲(小生；飾曹丕)、譚倩紅(二幫花旦；飾陳德珠)、梁醒波(丑生；飾陳矯)、白龍珠(武生；飾王后)主演。其電影版本於 1957 年上映，為唐滌生步上巔峰之作。

由於當時劇作家工作繁忙，唐滌生創作時往往只寫橋段，餘下工作交由其他劇作家如潘一凡、梁山人等續寫。

然而《洛神》亦有不少破格之處。《洛神》舞台首演時派角十分特別。曹植一角由擅長演武戲的陳錦棠主演，出乎意料地他不是演武角曹丕，然而最後演出效果卻十分理想。粵劇行當清晰，角色忠奸分明，容易分辨。另外，《洛神》中罕有地重複出現同一首小曲，而且為了戲劇性和故事的連貫，當中很多情節、人物稱謂均不符合史實，情理也不通順。

《洛神》與文學、歷史和戲曲的關係

《洛神賦》在文學、繪畫，以及書法三方面均有崇高的地位。文學作品《洛神賦》為三國時代曹植(192-232)的著名作品；東晉顧愷之所繪的《洛神賦圖》，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傑作；元代趙孟頫所書《洛神賦》，也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傑作。此外，《洛神賦》也成為中國戲曲和電影的重要文本。京劇、粵劇，以及潮劇等各地方戲種，均有《洛神》劇目。梅蘭芳亦曾編排過古裝歌舞神話劇《洛神》，唐滌生也曾編寫過《洛神》，並由大成影片公司拍成電影，由芳艷芬、任劍輝主演。

劇情大要

第一場

梨香苑內，甄宓擁著四王子曹植所贈的金帶枕，向宮女梨奴訴說她與曹植青梅竹馬的往事。如今二人正值適婚年齡，且情投意合，甄宓希望可以早日與曹植成婚。

曹植到來，與甄宓互訴衷情。正當此際，大臣陳矯的女兒陳德珠奉父親之命尋找曹植。陳德珠一向暗戀曹植，她見曹植與甄宓二人言笑親密，不禁黯然垂淚。陳矯到來安慰女兒，說魏王曹操將於銅雀台論婚，因甄宓乃被擄回來的女子，不能登儲后之位，到時魏王必立德珠為曹植的妻子。

第二場

曹植一向備受曹操寵愛，自知將繼承王位，是以滿心歡喜到銅雀台，以為父王將把甄宓許配給他。當他得悉曹操命他迎娶德珠，頓感晴天霹靂，幾欲暈倒。與此同時，曹丕凱旋回歸，曹操為獎勵他的軍功，許他挑選妻子。曹丕雖知甄宓為曹植的愛人，卻故意橫刀奪愛，請求父王恩准與甄宓成婚。曹操准許，並命四人即時舉行大婚。在舉國歡騰慶祝銅雀台雙喜之際，一對情人卻遭拆散，痛苦非常。

第三場

王后素來知道曹植與甄宓原本心心相印，恐怕是次婚配將引來日後兄弟相殘，因此在洞房夜獨自到甄宓新房中告誡她，謂她與曹植已是叔嫂關係，以後應保持距離。

王后離去後，曹丕大醉歸來，並著甄宓與他對飲及碎杯以表忠心。甄宓含淚依言而行，曹丕大喜。他一向知曹操疼惜曹植而少關心自己，亦恐曹植繼承王位，故十分痛恨曹植。曹丕隨即向她吐露自己一直伺機想把曹植殺害，好讓自己可登上王位。宓妃聞言大驚，乘著曹丕入睡，寫了一封信約曹植會面。

在對面另一房內，曹植心念宓妃，對德珠冷語嘲諷，德珠唯有索然無味地就寢。

宓妃把信寫好，避過門外的森嚴侍衛，把信交與曹植。曹丕生性多疑，從窗外看到曹植專心讀信，心生一計。此時德珠起來，曹植慌忙把信夾於書內，隨即去睡。曹丕到德珠房中，託詞把書取去，並把夾在書中的信細讀，得知宓妃相約曹植於梨香苑見面，乃再生一計。

第四場

宓妃藉拜祭花神，約曹植到梨香苑，把曹丕的奸計告知曹植，並著他趕快離京。正當此際，曹丕藉賞梨花，邀請父王、母后、二弟曹熊和三弟曹彰到梨香苑。宓妃怕引起誤會，慌忙躲於樹後(在另一些演出版本裏，宓妃躲在樹後的破轎裏)。惜被曹丕察覺，強拉出來審問。曹操有感曹植、宓妃叔嫂幽會，有辱家門，把立下的草詔作廢。曹植情急之下，告知眾人宓妃知道曹丕有殺他之心。眾人向宓妃追問，宓妃左右為難，不敢把真相告知。曹操把曹植貶去臨淄，改立曹丕為嗣。

第五場

曹操死，曹丕繼位魏王，不久篡漢稱帝，是為魏文帝，曹操被追尊「武帝」，王后被封太后。曹丕為剷除異己，不惜誅殺元老功臣及二弟曹熊。曹植遠封臨淄，然而曹丕仍深深不忿，以十二金牌欲召曹植回京，唯曹植始終置之不理。

太后一向疼愛曹植，以自己年事漸高，恐怕今生不能再見愛兒，悲痛非常。曹丕以骨肉團圓為藉口，逼宓妃去信曹植著他回京。宓妃悉破曹丕奸計，堅決不寫。太后念子心切，傷痛之下，跪地求宓妃，宓妃不忍，唯有提筆寫信。寫畢之際，傳來曹彰無故暴斃的消息。宓妃知曹彰被曹丕謀害，恐曹植回京也遭毒手，欲撕毀信件，卻被曹丕搶去，並馬上遣人送出。

宓妃與太后回寢宮休息，曹丕與心腹大臣柳忌商量於銅雀台命曹植賦詩；他們深信曹植因失去宓妃，文才一定大不如前，到時便可以指他以文章騙世，將他治罪，並把他剷除。

第六場

曹植接到宓妃的信，偕同德珠與陳矯起程回京。陳矯恐曹植此行九死一生，遂勸他不如折返臨淄。曹植為見宓妃，早已置生死於度外；他把書函朗讀出來，書云：「婉貞百拜於子建之前，自君別後，依然故我，望勿以蒲枝為念。新君雖痛改前非，懷念手足憐弟寂寞，要歸藩承命排紛解難，保平安。婉貞謫筆。」然而陳矯一聽，卻指出信中語帶雙關，應讀作「新君雖痛改，全非懷念手足。憐弟植，莫要歸藩承命。排紛解，難保平安。」曹植大驚，但仍堅持回京，只盼能見宓妃，一切在所不計，並著德珠回驛館為他焚香求佑。

到京後，曹植與宓妃見面，二人心內雖念往日情，卻只能以叔嫂相稱。宓妃把曹丕銅雀台設文壇以陷害曹植的奸計說出，謂深憂曹植的文思今非昔比。然而曹植認為只要能感受到宓妃的「淺笑橫波」，有信心自己的文采絲毫不減。

銅雀台上，曹丕命曹植以「兄弟」為題，在七步內賦詩一首。曹植眼望宓妃，憶起昔日之情，終在七步內賦成詩一首，詩曰：「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」詩作贏得各人讚賞，曹丕也誠心折服，無奈之下，只好賜封曹植為安鄉侯，讓他返回臨淄。

宓妃恐曹丕以後仍欲殺害曹植，乃命陳矯用刀把宮中寶鼎的兩耳及一隻腳斬去，以示獨腳不能站穩，比喻曹丕一人難治天下，故不應兄弟相殘。正當曹丕覺悟前非之際，宓妃借口欲登高遠眺，然後縱身投下洛水自盡。

註：一般演出以曹植在踏七步之內完成詩句，名伶阮兆輝指出踏步者應為曹丕，否則有違情理及削弱了劇力。

第七場

曹植路過洛水江邊，見到祭品及香燭，又見陳矯痛哭，問起原委，才知宓妃已投河自盡，登時傷心欲絕。他抱著金帶枕悲泣，不覺睡著。夜半，曹植聽見洛水波濤洶湧，原來宓妃已成「洛川神女」，回返人間只為再見曹植最後一面。宓妃囑咐曹植與曹丕兄弟相和，以國為重。

此時曹丕、陳矯、太后與德珠眾人亦到來江邊。眾人知悉宓妃的犧牲化解了曹氏兄弟相殘的危機，均感宓妃功德無量。全劇結束。

粵劇創作史及西方音樂帶來的衝擊

1949年後，大量粵劇藝人湧入香港，令粵劇演出供過於求，表演中往往出現「多生」情況，最多甚至有四生，當中不乏名小生如薛覺先、馬師曾，以及白玉堂等。同時間八間戲院每日都會有戲班上戲，七日一班新戲，而演出時間經常會延至凌晨。戲班為吸引觀眾，各出噱頭，例如以誇張佈景、西樂元素、跳舞、以爵士鼓代替傳統鑼鼓等，為粵劇帶來新氣息。

當時粵劇創作以至演出時間緊迫，編劇準備時間倉促，劇作家甚至只寫戲名和大綱，其餘交由大老倌自己編度，因而質素參差，但由於當時觀眾只為聽大老倌唱戲而來，較少關注劇情，所以粵劇依然十分受大眾歡迎。

唐滌生初時寫的劇本質素參差，劇情文理不通，但每首作品定必有一至兩場戲突出。到後來芳艷芬(新艷陽劇團)、白雪仙(仙鳳鳴劇團)開始推動雅化粵劇，劇作家才有更多時間準備。

王粵生先生於 1970 年代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設粵曲班。香港主流教育中西樂的概念與傳統粵劇有分別很大。粵劇音樂以至中國音樂傳統上以自娛、抒發自己為主，即興成分較多，例如板腔體則是由民間唱曲發展成戲曲，雖然板腔體有一定格式，但容許演員自由發揮，與西方音樂記譜概念不同。

參考書目

- 陳守仁，1999，《香港粵劇導論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。
- 袁靜芳，2000，《中國傳統音樂概論》，上海：上海音樂。
- 陳守仁編，2001，《粵劇音樂的探討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。
- 陳守仁，2007，《香港粵劇劇目概說：1900 - 2002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。
- 《粵劇大辭典》編纂委員會，2008，《粵劇大辭典》，廣州：廣州出版社。
- 吳淑元，2012，《傳統文化的璀璨明珠：中國古典音樂審美特徵研究》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。